

记事本

# 与鸟共鸣

姚宗亮

小院东墙根生长着一排香椿树,是我多年前从妻弟家里移植过来的,每年的盛夏时节,香椿树枝繁叶茂,树下的绿荫遮挡着炎炎烈日,给小院带来怡人的凉爽和舒适的感觉。浓密的树叶引来不知名的鸟儿在上面栖息筑巢,繁殖衍生。小院有鸟儿陪伴,香椿树在艳阳下临风流韵,婆娑成诗。

民间传说,有鸟儿在庭院里栖息筑巢,这是好兆头。但凡藏风聚气的地方,才会有鸟儿飞来飞去,才会在这儿做巢,这是它们的天性,有鸟的地方才吉祥。小院若有鸟儿筑巢,分明是大自然孕育生命的信号,是庭院温馨祥和的象征,也是生活环境里最夺人眼球的一道靓丽风景。

夏日的清晨,天刚蒙蒙亮,这些轻盈优美的小精灵聚集在香椿树上,叽叽喳喳地唱个不停,如同上演一场盛大的音乐会。那婉转悦耳的鸟鸣,时高时低,时长时短,清脆如水声,激昂而深沉,顿时让我心旷神怡,犹如一场听觉的盛宴。鸟儿吮吸着俗称“树上青菜”的鲜香,尽情地在树枝上翩跹起舞,给静谧的小院带来了活力,增添了喜气,香椿树俨然成为鸟的天堂,昭示着大自然永恒的生命力。

盛夏的一天,妻子拉开梯攀到树顶采摘香椿,突然发现树杈上有一团干草,她对我说:“快来看看,这个是不是鸟窝?”我循着妻子的方

向望去,不错,还真是鸟儿用干草、树枝搭建的巢,它们是用来栖息和哺育幼鸟的“家园”。鸟巢筑在茂密的树枝上,看上去十分隐蔽,若不仔细观察,是不容易被人看到的。妻子往鸟巢里一看,更是惊讶不已,向我喊道:“这里面还有五个滚圆的小鸟蛋呢。”这时,一对灵巧的鸟儿飞到墙头上,朝我们张望着,俨然像是一对“恩爱夫妻”。小鸟头顶上长着一小撮黄色的羽毛,在阳光照射下,它们身上洒落一片璀璨夺目的光彩。妻子刚从梯上下来,那一对鸟儿迅疾钻进了它们的“爱巢”。

自从发现香椿树上的鸟巢后,我们的心多了一份牵挂。无论是东方欲晓的黎明,还是夕阳西下的傍晚,它们身上洒落一片璀璨夺目的光彩。妻子刚从梯上下来,那一对鸟儿迅疾钻进了它们的“爱巢”。

自从发现香椿树上的鸟巢后,我们的心多了一份牵挂。无论是东方欲晓的黎明,还是夕阳西下的傍晚,它们身上洒落一片璀璨夺目的光彩。妻子刚从梯上下来,那一对鸟儿迅疾钻进了它们的“爱巢”。

知细心的妻子早已在树枝上绑了一把雨伞,鸟巢在茫茫烟雨中安然无恙,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大约过了十来天,我下班后刚走到小院,隐约听到鸟巢里传来叽叽的雏鸟叫声。我登上梯子望里边一看,鸟巢里破壳而出的几只雏鸟,周身光秃秃的没有羽毛,皮肤像一个个红红的肉团子。它们张着嗷嗷待哺的小嘴朝我叫了起来。又过了几日,我再次看望树上的小精灵,鸟巢里的雏鸟缩着身躯,偶尔将头伸出来观望这个陌生的世界。时而张开又黄又嫩的小嘴,半闭着眼睛,引颈小叫,它以为母亲回来了哩!或许,正因为雏鸟稚嫩且又充满生机,触发了我发自内心的难以言说的怜悯与温情。此景此情,也让我对眼前的雏鸟产生一番怜爱与同情。

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幼鸟一个个相继飞离了巢穴,它们张开灵巧的翅膀向我们展示美妙的舞姿。更让我惊奇的是,这些小家伙还朝着我们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起初,我和妻子还以为它们正与我们嬉戏玩耍哩!但是,第二天起,这个鸟巢便已成为空穴。我和妻子的心里感觉空荡荡的,怅然若失的情绪持续了很久很久。

后来,我恍然大悟,这些可爱的幼鸟当初与我们嬉戏,或许是与它们作最后的告别,毕竟与我们有过一段友好相处的美好时光。

随笔

# 清晰地活着

谭圣林

“清晨起床,凉爽。穿外套,戴草帽,挑起箩筐,上山。天蓝云白,鸟鸣虫欢。又是摘桃担桃卖桃的一天。黄桃今日在高山树尖,明日到城市舌尖。”

这不是美文摘录,是湘东炎陵南边海拔1500米的高山处,村姑密花的拼音小作文,说是开门见山听水的家常话,清晰得像山间停云、雾移。

密花发圈的照片视频,没有刻意展示水灵灵胖乎乎的高山黄桃,而是露出山成家后的密花三姐妹,相约请假,带着孩子,从各自打工的城市回到大山深处年近的父母家,收获黄桃的劳动实景。

开园后,三姐妹凌晨4点钟踩着露水上山摘桃,一担担挑回屋里,由老人和孩子分拣,套网,装盒,套入大蛇皮袋,扎紧。中午,三姐妹再一担担挑到山脚下马路边。羊肠小路磕磕碰碰,每挑一轮,来回约莫40来分钟。

高山上手机信号弱,只能站在路边,翘首等待挑商的大马力货车。山道弯弯,峭壁悬崖,非本地老司机,一般人不敢轻易驾驶大车进山。黄桃运往县城,需颠簸两个多小时,而后再转至快速车,连夜发往全国各地。

高山黄桃下山出山进城之路曲折,总有亮光乍现。桃园连着家园,桃心闪亮红心。客家本色风,像飞瀑一样大白,像玉石一样憨实,清晰地洋溢在黄桃传送链上。

近两年,炎陵黄桃走势顺畅紧俏,源于一线党政干部网红式挂帅,推介招商,引流传播,扩容渠道,让黄桃成为消费者年年惦记的盘中中餐。靠近县城周边区域的黄桃,出货快,要么包园一口价扫码付款,要么桃农挑在半路上即被连筐抢着装车,“倒逼”桃农快摘快收钱。

不过,密花家的黄桃价格依然较低,是为了吸引挑商上山。高山黄桃甜脆,生就一副金贵皮囊,惧怕高温纠缠,一旦脱离桃树走出桃园,必须尽快花落人家。作为牵线搭桥助农多年的公益机构负责人,我接到密花的电话,一方面为她们三姐妹早早走出校园,20来岁已是两个孩子妈妈的模块化传统生活唏嘘,另一方面也被她不经意间描述的山间采摘场景触动。

视频连线,当地志愿者核实反馈后,我将一个爱心企业认购两千斤黄桃的订单交给了密花,交给她那多年没有下过山进过县城的父母双亲,以及那简居大山依然生辉的老家。

密花三姐妹提前完成了订单,各自返回工作岗位,奔波生计的路线图,切换到另一种色彩清晰的轨迹里。

这些年,我跋山涉水走访过老区许多脱贫家庭。见过沉默的木讷神态,常与流泪倾诉的面孔一起动容,也面对过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孤勇者。大山里一位遭遇建筑工伤的中年男子,双腿成了两节锯断的木棍一样,晃悠悠没有知觉,妻子持续照顾他6年后,无法继续忍受每天面对吃吗拉撒在床的窘迫,含着泪水离家。为了让就读初中的儿子重拾阳光,男子自制木架子,进出屋门,一寸寸支撑着挪移,扫地,洗衣,择菜,烧火,煮饭,甚至路边摆摊叫喝卖桃,节奏慢了,日子略显零碎,依然清晰有序,释放张力。

生活,夹杂挫折和考验,排版成一本艰涩的大书,负重翻页,欲求快速翻页,何其苦楚。只要锁定时空发射的任何一线阳光信号,都足以清晰地读出春去秋来怒放的生命指数。

我甚至发现,无论是因病因钱因学致困的兜底户,还是蜗居城市一隅,贩卖小菜、收拣废品、送外卖、跑快递的小哥或小家庭,他们劳作不打眼,生活触角相对逼仄,但对自己日夜行走的路线图,心里都有一本喜乐得失的明细账。

就像外卖诗人王计兵《赶时间的人》,把自己追赶时间提炼生活的感触,描述得见风见影清晰:从空手赶出刀子,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火……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就像北京打工书店淘空意外走红的读书大叔刘诗礼,满脸皱纹,笑捧书香,路边刷几个土豆吃,脚踩泥泞,依然仰望星空,以书为友,把自己弄得再好一点。

有人说,持续多年的对口帮扶,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些困境家庭,从面对村组负责人和结对干部开始,陆续持续接触各级各部门、社会人士及新闻媒体,温暖叠加,高光之下日渐从容,接受了实惠,积蓄了底气,也练就了口才和思维。

一位60多岁的刘姓驼背老人,妻子双目失明,出行做家务全靠手摸耳听,女儿智障,儿子高中未毕业即南下打工,政府补贴几万元建好了安置房。老刘折着手,和我们罗列着,收入有三项,残疾人补贴、低保补助、担任村保洁员的收入,困难有三个,建房子欠了4万元,自己患病手术后每个月服药需800元,小孩子读职校免学费,但每个月600元的伙食费没着落。

于是我们对症下药,一条条化解。赠送50棵黄桃树苗,种在房前屋后空地,3年后挂果,一年产值即可还清建房债务。联系县医保局和民政局,增加医药费报销比例,予以特困帮扶,服药无忧。对接慈善基金会助学项目,每年资助3000元,加上学校勤工俭学岗位补助,凑齐小孩读职校的伙食费。

调岗,减薪,闭店,失业,甚至背锅,人生爬坡过坎,时时,处处,事事,在所难免。培训,充电,提级,转型,人生拐点的热气球,也时有惊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清晰地活着,日子,总会亮起来。

小小小说

# 哑巴陈

肖日东

哑巴陈并不是天生的哑巴。十岁那年,鬼子的飞机让村里成了一片火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陈小子,连父母的尸体都没找到,伤心欲绝的他抱着半块门板哀了一天一夜。再开口时,大家只能听到他喉咙里发出“唧唧呀呀”的声音,连比划地猜个大概。

陈小子成了陈哑巴。村里老修鞋匠看他可怜,便教了他一门谋生的手艺。待老鞋匠过世后,他就住在通往镇上的路口摆个修鞋摊替人修鞋。生意来了,他咧开嘴笑着双手接过鞋,左瞧瞧右看看,脸上堆起的两道憨实的肉褶子,像是给鞋底钉的马掌。前来修鞋的人逗他:“哑巴,这鞋能修好吗?”他瞪人家一眼,把胸脯拍得“咚咚”响,嘴里还发出含混不清的音节。前来修鞋的人看他较真了,急忙笑着说:“逗你呢,就你这手艺,草鞋也能镶出金边来哩。”哑巴一听知道是夸他,一边傻呵呵地笑着,一边把鞋掌钉得咚咚响。

由于哑巴的手艺好,连驻守在镇上的鬼子军官都找他修鞋。可没人知道,哑巴陈的修鞋摊,是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

那年秋天,鬼子又来扫荡。深更半夜,老周找到哑巴陈,递给他一双磨破底的老布鞋,并且告诉他,以后会有个扎着羊头巾的老汉找他修鞋。哑巴陈认识老周,知道他不是普

通人,他接过老布鞋,看到鞋底夹层的一张硬纸,脸上憨憨的笑没有变,只是眼里多了一层光,照着鞋底,他剪了一圈千层底,把老布鞋重新缝好了。第二天在鬼子眼皮子底下,哑巴陈穿着这双老布鞋出了村,在通往镇里的路口摆摊修鞋。

傍晚时分,一个扎着羊头巾中的老汉带着个老烟杆来到了他的修鞋摊,递给他一双同样的老布鞋,哑巴陈激动地脸上泛着红光,与老汉互换布鞋后,哑巴陈收摊回村。鬼子把他的修鞋摊翻了个底朝天,啥也没发现,只得让他挑着担子回了家。

开春时的一个傍晚,扎着羊头巾中的老汉又来了修鞋摊,那古铜色的老烟杆在他的修鞋箱上敲得清脆。哑巴陈心里一惊,知道这是有紧急情况,必须赶快把情报送出去。

晚上所有人不得出村,设卡盘查的伪军把刺刀顶在了他的胸口。哑巴陈吓得缩成一团,从怀里掏出一块黑乎乎的油饼递过去,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嘴里“唧唧呀呀”个不停。原来是镇上的鬼子军官要他明天一大早去帮他修鞋。为了不误事,哑巴陈只好连夜赶路。

伪军盘问了半天也没发现破绽,又不敢耽误鬼子军官修鞋,只好让哑巴陈出了村。第二天,镇上来了个算命的半瞎子,举着的幌子

最下端画着个羊头巾。哑巴陈心里有了数,他凑过去装作看热闹,趁人不注意,从鞋底的夹层里抽出了好几层油纸的鬼子布防团悄悄地带进半瞎子的布袋里。

所有人都以为哑巴陈会像往常那样,“唧唧呀呀”地跪地求饶。但没想到的是,哑巴陈突然大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引来了更多的鬼子。哑巴陈趁着瞎子不备,猛地把棉衣一掀,露出了腰上捆着的炸药。鬼子吓得连连后退,哑巴陈趁机把羊头巾中的老汉往墙外一推,死死抱着一个鬼子拉响了导火索,嘴里含糊不清地喊道:“小鬼子,爷爷我陪你们上路。”

鬼子愣住了,羊头巾中老汉也愣住了,可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一声巨响,哑巴陈和鬼子一起飞上了天。原来,哑巴陈是不会说话。只是他把声音留到了最该响起的时候。

现代诗

# 普罗泰戈拉

吴彪焕

中医说早上的温水可以活血化瘀,患病的老鼠被烦躁恼怒感从死亡的一端走向另一端,被风干的果实重现出因果的褶皱,造物主从执念中一次次丰满自己。

新任的女王没穿内衣,她忠实的男仆陪她度过了九次危机,他从杖枝的光芒中攫到了一些染发剂,从原始森林中搜集了没被污染的罪恶,又从离奇的梦境中编造出新的道德,并用大片的雨水冲刷着穷人的沉默。

一棵兰草从贫瘠的土地发芽,他忘了前世那个黑淋淋的梦,在雨水中疯长又一遍遍被风烫伤,他感受不到疼痛也无法重返轮回,在枯萎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她终于拥抱了滚烫的自己。

鱼随着浪花找到了自己的墓地,天空中最后一朵雪花落向人群,他们在匆忙中寻找着各自的门,在推倒了一堵堵墙后,他们又一次走进了自己编织的梦境。

散文

# 红藕香残玉簪秋

魏咏柏

故乡的秋,是踩着露水悄悄来的。早起推开门,雾气还没散干净,远处那口藕塘,像块被人忘在田埂边的青玉,静静卧在刚割过的稻茬地里。

我踩着湿泥巴往塘边走。夏天那身鲜亮衣裳早就褪了色,荷叶边儿卷着焦黄的锈痕,活像叫秋风烫着了嘴唇。水面上漂着几片花瓣,粉白褪成了旧纸色,边儿打着离儿的卷,有几颗露珠在一瓣残花上滚着,颤巍巍的,不知盛的是糖水,还是昨夜月光。几根枯梗子硬生生戳破水面,瘦骨伶仃地支棱着,像是谁谁落的笔,蘸着秋风在写绝笔信。

真正绊住脚的,是风。它贴着水面溜过来,冷不丁送来一缕味儿。那气息淡得可怜,凉丝丝的,混着一些难以察觉的苦,稍不留神就散了。非得屏住气,定住神,才勉强逮住这游魂似的残香。往年熏得人脑仁疼的荷香,竟瘦成这么一缕游丝,风过枯茎,“喀”一声轻响钻进耳朵,像有根无形的弦绷断了。

忽然想起,暑气最重那会儿,我也在院里的竹席上躺过。贪那席子贴着脊背的一点凉意,看满塘荷

花在月光底下浮沉。那凉是温热的,如今想来,像往上辈子的事。正盯着水波里打转的一片残瓣出神,想凑近些看,一阵野风斜刺里扫过,那伶仃的花影倏地碎了,眨眼沉入墨绿的水底。风头一转,竟裹来一股霸道的新稻香,混着湿泥的土腥气,不由分说冲散了鼻尖那点清冷的藕塘魂。

抬眼望去,塘对岸泥水里立着个人影。是捞藕的东山伯。他赤脚踩在紫云英压烂的泥潭里,裤管卷到大腿根,糊满了深褐的泥浆。只见他猛一弓腰,上半身几乎扎进泥塘里摸索。塘水“咕嘟咕嘟”翻起泥泡,不多时,一截沾满黑泥的粗藕被他从烂泥里生拽了出来!那东西刚离水,裹着的泥浆在稀薄的秋阳下,竟忽地泛出湿润的光。

秋哪里只是败家的浪荡子?它更是藏东西的好手——把夏日的精髓封进低垂的莲蓬,把透心凉的淤泥里,东山伯手里那截藕,泥壳下分明藏着莹白的玉臂;枯梗上悬着的莲蓬,蓬子鼓胀如凝固的墨点。往回走时,衣袖扫过塘边的野蓼,沾了一袖口冷湿的水汽。风钻



旧事

# 盛夏的牛铃

刘和云

蝉鸣撕扯着盛夏的午后,热浪在稻田上翻滚。我站在老家老屋的樟树下,忽然听见记忆深处传来一串清脆的牛铃声。那声音穿过四十余年的光阴,依然清晰如昨。

1983年的夏天格外漫长。父亲猝然离世,全家人整天以泪洗面,我们五兄妹和母亲守着六亩二分薄田,像守着父亲留下的最后嘱托。那时正值分田到户的第二年,别人的秧苗已经返青,我们的田却还荒着。没有耕牛,我们只能到处租牛耕田,租不到牛时,我们只能用锄头一点一点地刨,手掌磨出的血泡在烈日下火辣辣地疼。

那天晌午,我正在田埂上啃着冷饭团,忽然听见自行车的铃铛声由远及近。抬头只见一个瘦高的身影从土路上摇摇晃晃地骑来,蓝布衫被汗水浸透,贴在嶙峋的脊背上……有认得的告诉我,那便是兰村信用合作社的谢秋菊主任了。到得跟前,谢主任冲我说:“乃吼崽(攸县方言,意为小孩子),俺信用社可以贷一百五十元帮你家买牛,你看行不?”顿时,兄妹几个高兴得跳了起来,异口同声地说:“只要你帮俺家,一定按时还款!”谢主任高兴地点了点头,顺手拔了根狗尾巴草叼在嘴里。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在地上投下细长的影子。我记得他说话时喉结上下滚动,像颗不安分的核桃。“够买头半大的牛犊,夏耕不能再耽误。”

借钱那日,暴雨初歇。谢主任的自行车在泥路上碾出深深的车辙,裤腿上溅满泥点。他从怀里掏出用手帕包着的钱,带着体温和淡淡的汗水味。“买牛要会相。”他掰着手指头说,“眼要亮,角要弯,蹄要圆。”说这话时,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仿佛已经看见了那头属于我们的牛。

接下来的半个月,谢主任骑着那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带我跑遍了兰村以及临近的鸾山、黄丰桥几乎所有的市场去看牛。有个邻村的牛贩子,傍晚牵来一头水牛,贩子说是头会耕田的壮牛。我心里不踏实,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去找谢主任。听得了我找他,还在睡觉的谢主任一骨碌从床上爬起,用冷水冲了脸,便急匆匆跟着晨露随我去邻村看牛。见到那头水牛,谢主任只伸手往那牛嘴里一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牛才都圆了(年轻的牛耳呈长方形),你还要200元?你也说得出口!”牛贩子不好意思,只得悻悻地把牛牵走了。

赶巧不巧,那几天,谢主任要去县里的信用联社学习,行前特意给我介绍团岭兽医站一位姓王的站长帮我选牛。王站长赶集的那天,人山人海,走进牛市场,牛粪味混合着青草的气息扑面而来。王站长受谢主任的委托,在牛群中穿梭,时而掰开牛嘴看牙口,时而抚摸牛背试筋骨。忽然,他在一头小母牛前驻足。那牛毛色金黄,眼角干净,正低头啃食栏边的青草。他伸手摸着小母牛,用手拍着牛背边说:“牛前脚走路笔挺的,单起回来又快捷又有劲,就选它吧!”说话时,阳光穿过晨雾,照在牛身上,金色的绒毛泛着柔和的光,我忽然就想起父亲生前最爱的铜烟锅,在阳光下也是这般温暖的颜色。这牛,自然是买下来了。

这头牛成了我们家的福星。它耕田时从不偷懒,烈日下也不停蹄。谢主任常来看它,有时带一坩粩,有时带着放了盐的米粥。他总说:“牛通人性,你待它好,它心里明白。”果然,这牛见了他就“哞哞”叫,尾巴甩得像风车。

第二年夏天,母牛要下崽了。母亲在牛棚里守了一夜。天亮时分,小牛犊终于落地,浑身湿漉漉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母牛温柔地舔舐着幼崽,阳光透过茅草棚的缝隙,在它身上洒下斑驳的光影。谢主任来到我家牛棚,蹲在一旁笑眯眯的,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好兆头,这是给你们家送财来了!”

此后每年夏天,这头母牛都会准时给我们带来惊喜。它下的牛犊个个健壮,卖的钱让我们盖起了新瓦房,添置了农具,日子渐渐有了起色。谢主任每次来,都要蹲在牛栏前看半天,告诉我们怎样伺候牛:“牛是俺农民的宝贝呀!”他边说边抖了抖腿,腿上的蓝布衫,自行车也是越来越旧,可说起牛来,眼睛还是那么亮。

今年夏天回老家,特意到村里的“幸福屋场”,久久望着大屋柳树旁的那间屋子,那是谢秋菊主任的家。虽然他走了,但他那高大身影依旧在我的眼前一幕一幕地浮现,还有他常说的那句“乃吼崽,那牛通人性哩,听见铃铛声就知道它回家了”也让我至今难忘。

蝉鸣依旧,热浪依旧。我站在老家门口的田埂上,恍惚又听见了当年的牛铃声。如今乡间已经很少见到耕牛,取而代之的是轰鸣的拖拉机。可每当盛夏来临,我总会想起那个穿蓝布衫的身影,想起他对我家关心关爱的许多事,想起那些被汗水与希望浸透的夏天。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bzg@163.com

广告接待热线 28823906